1. 花朵是如何失去颜色的

“I won’t give up on us……”

“喂您好哪位？”戴着副黑框眼镜的少女迅速接了电话，一双细长的眼睛扫视着周围，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被不时在教学楼里游荡的班主任发现私带“违禁物品”。她小心翼翼地蹲在教室角落里，埋下头去，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喂——说话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少女不满地提高了声音，感觉到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便又强压下怒气。电话那头明明有人的呼吸声，却又一直不说话，这让她怀疑是不是某人的恶作剧。不过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她手机号还有闲心干这种事的家伙，现在正在她背后给她望风呢……

“不说话我挂了啊——靠！混蛋！”

少女愤恨地望着手机，颇像要将电话那头的人生吞活剥：对方居然抢先挂断了？！这绝壁是在耍她玩吧！

“顾风你干什么呢？快起来，老师来了！”

被称作顾风的少女蹲着转过身来，将头仰起六十度盯了站着的人，忽然一抬手，手机轻巧地滑入衣袖中。她站起身来，淡定地掸了掸身上蹭的白灰，近一米七的个子让她与那人平视着，沉默了片刻，她猛地伸出了——左手中指。

“嘿嘿……你怎么知道我逗你玩的？”被顾风无情地比了中指的男生嬉笑着。

“我还不知道你？”顾风睨他，唇角有些嘲讽的笑意。这男生不是别人，正是和她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发小——江流。话说顾风不止一次觉得江爸江妈这名字实在是没起好，江流其人没有一点高僧的优良品质，只是为人温柔到能被女孩子欺负。除了啰嗦之外，再没有什么配得上那位有三个徒弟一匹马的高僧的乳名的了。当然，顾风也知道他其实是一肚子坏水。

“谁给你打的电话啊？现在可刚七点，什么事这么着急？”江流真是有点好奇。

“不知道。”提起这事，顾风的脸又阴了下来，望了望仍是漆黑的天空，心里一股不想的预感挥之不去。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东西，眯紧了细长的眼睛。

“怎么了。”毕竟是青梅竹马，江流还是发现了顾风的反常。他正下脸色来，自是知道这个发小一天到晚脾气暴躁，内里却最是冷静自持，轻易不会动怒。要是动了真火，反而会异常平静。

而现在明显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级战备！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

“不……没什么，没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顾风苦笑一声，用力揉着眉间，直到那里的皮肤被揉得通红才觉得神志清明了些。她并没有告诉江流她对危机的预感，只觉得格外荒谬——这种直觉算什么？她可是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当啷——”

一声脆响，两人同时低头，只见顾风脚下一个黑糊糊的物件正在旋转着，好像是刚掉下来的样子。顾风俯身捡起那东西，打量了两眼觉得像个摔了一半的镯子，只是谁家的手镯用这种劣质的材料？而且还只是半个……“这是你的？”她将手镯递向江流。

“我可没有这种东西。”江流撇撇嘴，一眼都懒得看，只是从口袋里掏了块薄荷糖出来，“你……别想太多。”注意到顾风表情有些不豫，他马上转了口风，“——这刚初二就把身子搞垮了，你以后怎么办？”

“臭小子少咒我。”顾风笑骂，一边把镯子握在了手中，意外地有很温润的触感，倒像是玉。她像没看出江流的担忧一般，另一只手夺过了他手里的糖，剥开糖纸后塞进嘴里，清凉的气味立刻充满了口腔，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表情也柔和了不少。

“我没事，也没有多想。”她淡淡地说。

江流看着她故作轻松的脸，摇了摇头，也不再点破那些不愉快的事，只是拍了拍她的后背。顾风略低下头，镜框让江流看不清她的眼，于是只好叹了口气，“那我去找枚雪了。”

顾风见他转身走去，只觉得有些内疚：明明是自己的破事，却让江流都担心了。然而她耳边却听见了嬉笑声，她转过头去，只见身后的同学都是一副捧腹的样子。她慢慢将手伸向江流刚拍过的位置，不意外地摸到了那个东西，嬉笑声更大了……

“江流你个孙子给我滚回来！！敢往老子身上贴条？！！！！！”

一张写着“熊出没注意”的纸条打着旋飘落在地，叹息着新一天吵闹的开始。

1. 少年不识愁滋味

“顾……顾风我真错了……你看这是香草冰激凌！”

谁！谁说他江流是个怂货的？！他只不过是“好男不跟女斗”的信奉者而已！江流一边自我安慰着，一边给顾风顺毛。他今天放了顾风鸽子，让一向最讨厌等人的顾风站在寒风里吹了半个小时，现在顾风的脸都僵成冰山了。

“……区区一个冰激凌就想赔罪？——拿过来！”

看到顾风抢了冰激凌，江流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赞。打蛇要打七寸——顾风的七寸就是她痴迷这种甜腻的东西，即使是冬天也不减半分热情。江流小意笑着，“还生气？”

“快滚！看你丫就眼黑！”顾风臭着脸嫌弃道。难得下午不用上学，她本想早点回家，却没想到被江流搞得乌龙完全打乱了计划。她心下不爽，但看着江流的样子也再骂不出什么来，只得跨上电动车，望了望亮白色的太阳，冷下脸来，“你要和枚雪逛街吧。”

“嗯嗯。——不对你怎么知道的？！”

“别让姑娘等太久听见没？”顾风板着脸教训这个不靠谱的发小，不经意间瞥了眼马路对面，顿时哭笑不得，“走吧走吧，我怕一会儿她来找我打架。孩子大了，我可是管不了你了。”

江流被揶揄地不好意思了，可又确实着急，拍了拍顾风的肩，倒转车头就飚了过去。顾风摇了摇头，掏出了挂在脖子上的耳机，随意地调了首歌。刚要起手拧下车把，便看见校门里出来个人……她眯起眼，想看个仔细。

“——哟，你还没走啊。”

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顾风身体一僵，慢慢转过身去，正好看见了深秋时节还只穿件单衣的男生和他车筐里的足球，她的嘴角勾起个细微的弧度：

“今天就您一个人啊，那几位没跟你一起？”

“嗯。”像是没听出顾风话里的刺，男生轻轻点了点头，认真应道。就是这轻飘飘的一个字，堵住了顾风所有的尖刻。她低下头，不知作何感想。

良久，她才重又抬起头来。“顾无欢，我……”

顾无欢脸上仍是有温和笑意。同为顾姓的两人不但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表面上更是水火不容，不知道有什么过节。但现在他只是轻轻笑着，“回吧。”

顾风愣了一愣，原本刻薄的表情有了些许软化，可还是执拗地看着顾无欢那张清秀面孔，不肯妥协。“我不会向她道歉。”

向她？她是谁？道什么歉？这似乎是个病句，顾无欢看了她一眼，歪了歪头，“道什么歉呢。”虽然他表现的像是不理解顾风为何出此一言，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在他的瞳孔深处，隐藏着的寒冰露出了尖锐的棱角。

“呵……”顾风苦笑出声，“走吧。”

两个各怀鬼胎的人同时迈开了步子，没有骑车，只是慢吞吞地走着。顾风只觉得空气都粘滞起来，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她的脖子，她加快了脚步，跟在顾无欢身边。口袋里有什么在欢快地响着，一层冷汗却布满了顾风的后背。

顾无欢走着，丝毫没有察觉这异状。

他们之间的复杂情节，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起码顾风这么觉得。她对于顾无欢，有一种连她自己都不甚清晰的感觉存在，所以才会这么紧张。可是她现在的情况远比紧张要差得多。她眯起眼来，压制着心底一股暴躁。

上午还用阳光普照大地的太阳躲了起来，乌云密布的天空阴霾的像生气了好几天的老妈的脸，顾风在心里默默吐槽着。太阳偶尔探出的头就像是个破盘子一样惹人生气……等等，破……

“——是镯子！”一个声音在顾风脑海里震荡着，她瞪大了一双细眼，眼底染上了冷光，直觉告诉她抓到了什么东西。

“……嘉音很难过。”顾无欢的眉头蹙起，到底还是没忍住这句话。顾风的沉默让他很是烦闷，又想起那天那张泫然欲泣的脸，他还是想和顾风把话说清楚。总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冷战，最受伤的还是那个本没有错的人。

顾风不知何时落在了他身后，他放缓了脚步，想了想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你不该躲她。”

短短的两句话像是一桶冰水浇在了头上，顾风的眼睛亮了起来，显出了一种不正常的亢奋。她突然止住了脚步，定定地盯着自己的掌心，好一会顾无欢扭过头，说笨蛋你看什么呢。

顾风皱起眉头，回道无赖别叫我笨蛋。

两人同时注意到，他们下意识地回到了过去的相处方式中，便都沉默了，气氛尴尬。

“顾无欢！”最后还是顾风打破了沉默，她拼尽全力喝了一声，想拽住顾无欢的手，可眼前突地一阵眩晕，只抓住了他的衣角。但这也足以让顾无欢惊讶了，他转过身来，直直地面对顾风：

往日里他见过顾风的许多表情：高兴的，愤怒的，暴躁的，冷漠的……却无一是顾风现在的表情——她的唇紧紧抿着，强自睁着眼，眼眶下有着奇异的青灰色，而顾无欢确定她刚才还没有这么……憔悴。“……怎么。”

“……顾无欢……”嘶哑的声音从喉咙中挤出，顾风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平复下过分激动的心情，忽然抬头笑了起来，那笑容很轻微，却也不容忽视。

顾无欢似乎闻见了咸咸的海风，他猛地明白了顾风的异常：那是——像被潮水慢慢没过吐息般的……绝望。真的起风了，秋风踢起了残破的黄叶，劈头盖脸地向人们袭去。

在几乎震耳的风声中，顾风轻轻的声音格外清晰，听在顾无欢耳中宛若雷鸣：

“我喜欢你。”

三、断了的弦，要怎么连

“轰隆隆——”

阴霾的天空暴怒地狂吼着，在声音的间隔之际，白亮刺眼的闪电划破了穹盖，像是巨大的伤口。它们一起宣示着，一场对于秋日来说过于疯狂的暴雨即将来临。

“哗啦——轰——！！！”

江流猛地睁开双眼，一条惨绿色的线出现在他眼前，一阵心悸。

漆黑寂静的房间内，惨绿色的指针连成了一条线，分指左右两端。江流一掌拍上那有点瘆人的夜光闹钟，让它翻倒在床头柜上，秒针转动的齿轮声变得沉闷，产生了一种窒息的错觉。

“3点45……”江流喃喃着，围着被子起身去找水喝，却意外地在书桌上摸到了水杯，他的动作僵了僵，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

江流其实有强迫症。他睡觉时书桌上必须放一杯水，否则半夜他就会渴醒，到处去找水喝；反过来要是放了，他就一觉睡到天亮，雷打不动，自然也不会去喝水了。顾风曾笑他是“非典型强迫性神经症”，他也没什么反驳的办法。

江流一悚，这时候想起顾风让他心生一股寒意，这种感觉就好像……她出了什么事一样。江流面无表情地站在书桌边，不自觉地咬起了指甲。上次他这么无缘故的半夜醒来，是他奶奶死讯来临的前夜。

他有些担心。

顾风一个下午都没有消息，没上QQ，没玩游戏，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江流就是有了不好的预感。他马上否认了这个念头，认为自己实在是太荒谬了——顾风又不是小孩子了，哪会那么容易出事？

“嗯嗯，还是睡吧……反正明天就能见到了——再给她买个冰激凌好了。”

江流下定决心，才觉得冷的直打哆嗦：他已经呆站了五六分钟了，连忙裹紧被子蹦回床上，迅速进入了梦乡，梦里枚雪的笑容甜美……

“——什么？！你不吃了？！！！”

江流鬼吼了一嗓子，成功地吸引了无数眼球，外加意义不明的邪恶笑数个。他缩了缩脖子，重又看向淡定收拾东西的顾风，有点不敢置信——顾风不吃冰激淋了？！妈妈，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他马上想问顾风是不是终于闹肚子了，可是想了想，没敢问出口。

“收拾好了吗？”江流回头，正对上顾无欢的笑脸。江流毫不掩饰地皱了皱眉头，而对方只是对他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顾风，轻佻地敲了敲她的桌子，“你不会要待到天黑吧——需要我帮你收拾？”

顾风仰起头来，唇边有丝极难分辨的弧度，最后将笔袋扔进书包里，她站起身来，在江流的注视下走到顾无欢身边，脚步顿了顿，扫了一眼江流，“我和他有事要说，先走了。”她不自然地抿了抿唇。

“顾风你——”真的没事吧。江流没有问出口，但昨夜的不安重又涌上心头。

“不……没什么。”顾风笑了笑，转过头去，“明天见。”

说罢，她迈开大步就走出教室门，顾无欢无奈地叹了口气，不紧不慢地跟了出去。江流站在原地，心里上下翻腾，有种介乎郁闷和疑惑之间的奇怪感觉。

“最近无欢和顾风走的很近呢，他们能和好真是太好了。”

“嘉音。”江流转身看向那活泼阳光的女生，神色有些复杂。他瞥见了顾风那几不可见的笑，但总感觉有些不和谐——那真的是和好吗？总感觉顾风像是在防备着什么一样……她镜片后的瞳孔比往日更加浑浊了。

就像笼着一层雾气，马上要流下眼泪一样……

“江流，你陪我去精品店好不好？”那厢枚雪的笑声瞬间摄去了江流的心神，他马上回头，痛快地应下了这可爱的邀约。

“我先走了，你自己回家也小心点。”江流瞅了瞅有些心不在焉的嘉音，最后还是和她道了别。他对嘉音说不上讨厌，但更谈不上喜欢，尤其是在知道她和顾风还有顾无欢三人的事情之后……

“嗯，快走吧，我可不想被马踢。”嘉音笑眯眯地挥了挥手，江流点了点头就一阵风似的走了。她再看向顾风的桌椅时神色里多了一抹眷恋，将手覆在桌面上，歪了歪头。“要是……大家还能像过去就好了，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

少女低声诉说着，独自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眼圈渐渐红了，她深吸一口气，扭头就跑了出去。

被孤零零地扔下的桌子中，一张皱巴巴的纸躺在那里。在那纸上，杂乱无章的笔划中，一个“杀”字鲜明地印在其上，笔锋遒劲，力道大的戳破了纸面。

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1. She’s young but she’s daily growing

黄昏的阳光总是带着最后的几分热度，橙黄色的余晖调皮地将人的影子踩在地上，又自顾地拉长。深秋的风卷起落叶，萧索地吹着，一点都不起劲。

在这没精打采的风中，两人并肩走着，看似亲密，却又隔了段不容忽视的距离。

“你不想说点什么？”顾无欢突然开口，笑吟吟地看着身边的少女。

顾风交握着的手一抖，又慢慢分开，插入口袋中。“——说点什么？”

“你真的不像是这个年龄的孩子，还能这么冷静？”

“不然呢？撂狠话说我才不相信你你随便去整他？还是跪在你面前哭着求你把他还回来——？我又不是中二病！”

“也许我会答应呢？”顾无欢挑起眉梢，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胡扯。”顾风冷声斥道，停下脚步，“直说吧，你想要什么。”

顾无欢抬头，微敛了笑容，眉目之间有着不符合他相貌的深沉，“你果然还只是孩子，这么容易就把主导权交出来了？是在提醒我你需要同情么？”他淡淡地说，言语间颇有几分讽意。

顾风扯了扯嘴角，露出个不愉快的笑容。“……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既然顾无欢已经在你手上了，早晚都是要让我屈服，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她深黑色的瞳孔中有道光划过，极快，极亮。“放了顾无欢，否则你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顾风的话中透出阴狠的怒意，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身边的人竟然不是顾无欢！

那人明明有着顾无欢的面孔，却是在冒用顾无欢的脸和身份，并用这个事实来胁迫顾风。

在顾风的怒视下，“顾无欢”沉默着。秋风打着旋从两人之间穿过，卷起了校服的衣角。顾风的手在口袋里微微蜷缩起来，但她的脸上没有暴露出半分动摇。

“……幼稚，你以为这么无力的威胁就能让我答应你？”那人突然温柔地笑起来，略带了几分怜惜，“我就是杀了他，你又能怎么样。”

“我就知道是这样。”顾风也笑了，将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整了整自己的领口，眼中有着绝望而疯狂的光，“对你来说，我手里根本没有筹码，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做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兔子急了会咬人，狗急了还会跳墙呢？嗯？”

这两个对她自己来说并不有利的比喻逗笑了对面的人，也逗笑了她自己。顾风低低地笑着，太阳穴处却暴起了青筋。

她突然弹开隐在袖中的军刀。

江流感到一阵恶寒，他望向枚雪的笑脸，心中有股抹不去的担忧。他觉得……顾风出事了。

放学之后他就和枚雪在学校附近的精品店游荡，枚雪拉着他转了不下五家，不知到底是在找什么东西。江流虽说耐性不错，可他毕竟是个男人，无论如何都受不了女人这种不在乎目的只在乎过程的逛街行为。

但身边是枚雪！是他的女神啊啊啊！这个老实的二货在心里抓着头发。

江流和枚雪其实已经是班上公认的couple了，但是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在其他人开玩笑时还是会欲盖弥彰式的否认一下。实际上，两人确实没有挑明这种关系，只不过是经常在一起吃饭，逛街，回家等等。

这是恋爱吗？某次江流很认真地询问顾风之后，却只得来两枚白眼。顾风一边叼着舀冰激凌的勺子一边恶狠狠地敲打着键盘，连一点正经的视线都懒得分给这个白痴。最后被他烦的受不了了，只得扫了他一眼，咬牙切齿地说了六个字，“秀恩爱……死得快……”

江流发誓他真的没有得瑟的意思，绝对没有！

他是真的不明白自己和枚雪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找顾风做个情感咨询。他只是单纯的认为顾风是个牛逼人物，自然什么都得懂。可天知道顾风别说谈恋爱了，连像样的朋友都没有几个，上哪给他答疑解惑去？

结果就是，这个神经大条的家伙到现在还和枚雪保持一种亲密而又略带疏离的关系。

但今天，枚雪的情绪异常的古怪。她甚至无意识地挽住江流的手，拉着他看各种新奇的小玩意，江流一低头就能闻见她乌黑顺滑的长发上飘来的果香味，这让他心驰荡漾起来。但他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枚雪秀气的脸庞上有着开朗的笑意，尽管她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类型，但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尤其是一双灵动温柔的翦水眸更添风采，江流一直这么认为。就像现在，认真地注视着他的时候，尤其美丽——等等现在？！

是的，枚雪就是在看着他，颊边飞起两抹红霞，娇娇娆娆地像在等着什么。

“轰——”

江流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他觉得自己脸上也烧了起来。这这这枚雪绝对是在等他说出那句话吧，虽然在精品店里但是天公作美现在他俩周围没人啊，店里还放着悠扬的英文歌，江流没听过但是气氛大好啊！

他是个男人！

现在，就是确定两人关系的最佳时刻了！不明白的事情就快刀斩乱麻，变得单纯明快就好了。这是顾风经常灌输给天性优柔寡断的江流的理念，在这个时候就派上了用场。说吧江流，只要四个字也许梦寐以求的生活就到手了包邮哦亲！

他的思绪有些凌乱，舔了舔干裂的唇，马上就要说出口了。

太阳不知何时坠下了地平线，天阴沉下来，遮掩住了城市中所有纷嚣。夜幕是最好的保护色，只是今日的夜色，不知为何却格外的艳红。尤其是西边的天空，红的像是燃起了一把无法熄灭的火焰。

火红的要烧尽天际。

五、都是中二病

“叮……哧。”

泛着金属光泽的军刀在半空中划了条完美的弧线，一头扎在了草坪上，几滴来不及飞出的红色液体顺着刀刃渗进泥土，染在杂草的根上。泥土中的小动物循着气味聚集而来，贪婪的围上了黑红色的草根。

“滴答。”

顾风用手捂住颈间划开的一道不小的伤口，细长的黑眼中映上疯狂的色彩。她的情绪已不太稳定了，只是冷冷地笑着，目光直直地盯着站在对面的人。对方一动不动，收起温柔的表象，平静而安闲地好像方才顾风手中的军刀不是他一脚踢开的一样。

“嘿嘿……怎么啦？只是这么无力的威胁诶。”

顾风手指一动，吸了一口凉气，她甚至像是感觉到血是如何在身体里流动，又从伤口处争先恐后地溢出。不知为何她似乎闻见了泥土的腥气，这让她有种错觉，好像自己就躺在土地中，黄土覆面，生机断绝。她眼前一阵恍惚，耳边甚至听到低低惨惨的号哭声，她手指下意识地勾起，足以冲昏她头脑的痛感涌了上来。

模糊的影子从心中浮起，那是……谁？

——长发遮掩了面目，女人的头顶是一轮黑色弯月……不，那不是月牙，那是一把巨大的镰刀。画面抖动着，像是被磁性干扰了的电视图象，女人身上的白衣被风吹地猎猎作响，一双金红色的瞳孔从发丝间漏了出来。

“我的……祭……”

顾风摇了摇头，试图将那画面从脑子里清除，她眯紧了眼睛，“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很好奇，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才敢轻易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还是说是因为你根本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不懂得这个世界？”那张顾无欢的脸仍带着笑意，只是温度却没有达到他的眼底。这个笑容，代表的只是嘲弄。“就算你牺牲自己，我也不一定会答应你什么，我需要的，可能只是你的死尸或是什么的。”

“感谢老天，我的运气一向不好，或许就是为了现在吧。”

少女又扯起嘴唇来，却因为剧烈的疼痛扭曲了脸。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在这之前她甚至没怎么见过血。危机像一只充满怪力的大手，强行逼迫她迅速成长，尽管得来的可能只是揠苗助长的苦果，但对于现在来说也是必要的。

至少她自己认为值得。

“我现在还没成为死尸，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人的目光逡巡在她血淋淋的伤口上，的确下手不轻，指缝间隐约能看见外翻的肉。原本握刀的手现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这并不奇怪，毕竟刚才事发突然，他并没有留手的余地。那一脚如果不是很好地瞄准了刀刃，她的手废掉都有可能。

还只是个孩子，但意外地已经掌握了强硬的姿态。

“我小看你了。”

沉默过后，这次的声音里竟然混进一丝笑意，顾风讶异地盯着他看。刚才他还是一副脸色阴沉的鬼畜样，现在看上去却心情大好。

——这家伙不是精分吧。初二年级的女孩心里默默吐槽。

在她分神之时，顶着顾无欢脸的人缓步走到她身前，低头看她，“我承认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他对你真那么重要？”

顾风待说些什么，却被他直接无视，他并不打算让出发言权。

“说实话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这么轻易就能为别人豁出性命？让我想想……这是不是代表你对生活不太如意？妈妈做的饭不好吃？爸爸的态度总是很凶？要不是这样的就很奇怪了……”

顾风清楚的看见，顾无欢的脸露出了个温暖的笑容。

“如果不是，为什么要抛弃你的日常生活，抛弃了所有爱你的亲人，硬去选择那么一个对你并没有多特别的男孩呢？你说对吧，顾风同学。”

喘息声窒了一窒，顾风垂下了眼。

“真是个——美好的年龄啊。”

“……说够了么。”

“嗯？你说什么？”

那人并未听清楚顾风的低语，或者他只是装作没听清。总而言之他又凑近了顾风，用顾无欢的眼睛看她，用顾无欢的声音询问，用顾无欢的嘴唇微笑。在今天之前，这种距离会让顾风紧张并暗暗欣喜，而现在，她只是张大了原本细长的眼，冷漠地看他。

“实干家与空谈者，我这双眼还是分得清楚的。说够了的话，来啊，杀了我。如果不能够的话，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也就没问题了吧。”

风声骤起。

黑色的发越过近乎暧昧的距离，拂在了少年的面上。少女眼白处布满血丝，音调却意外的冷静。丝丝缕缕的寒意随着秋风渗进骨缝，恼人得紧。只是一切的喧闹都远离了对峙的两人，两个微笑纠缠在一起，扭曲成了骇人的浮世绘。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顾风。”

看也不看攀至脖颈缓缓收紧的手，顾风抑制住打寒战的欲望，不肯认输。

“——如果你会，就没必要用他的脸来找我。又不是——”

听清楚她略带颤抖的句尾，锐利的瞳孔缩紧了一瞬，手上发的力道却停止了。

下一刻，少年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孩子。虽然自我意识过重了点，不过——”

那只手最后落在顾风的脸上，轻轻拍了拍，这次却不是轻蔑，而是类似嘉奖。

“这份意志，勉强合格了。”

六、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舞者！

一，二，三——

大家跟我一起来！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让我看到你们的手臂——！！！

没错，正是如此。在这个太阳已然归落西山，月上枝头之时，一大波广场舞大妈占领了学校前的空地！高分贝的音箱怒吼着欢快的歌曲，奇形怪状的大妈们已沉醉在了音乐的世界中，根本没有空搭理其他事情。

当然包括此刻在进行很严肃的谈判的顾风与某人。

时间倒回十五分钟前，距离大妈们来袭还有十四分半的时候。

“……哈？”

顾风同学用拟声词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疑惑，这也不怪她，实在是某人思维跨度太大，像人猿泰山抓着枝条在树干之间灵巧的穿梭一样，将顾风丢在了原地。她搞不明白，刚才明明是剑拔弩张的气氛，她甚至还流了血，可在她下意识地吐槽完之后，这家伙居然跳脱地说她合格了？他的意思是——之前的一切只是测验？

看不起人么？！

“我知道你很生气，可那也是没办法的。对了，现在这种情况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吧，能不能把眼睛闭个七八秒钟然后咱们再详谈——”

“你还想搞什么鬼花样？！”

“是为了你着想，不过你要不愿意的话也可以。”

那人略显无奈的说完便退后两步，仍是笔直站立着。顾风眼尖地发现他的手好像比划了两下，但随后便被他身上发生的异变惊呆了——或者说她立刻就明白了“为她着想”的意思。

顾无欢那张原本很是俊朗的脸，此刻竟开始蠕动起来。并不是人类可以自主作出的表情之类的概念，而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状态。硬要说的话，就好像是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每一块肉都在扭动，转瞬之间就变得血肉模糊，看上去就像是从二十楼以上的高度摔下去又被车狠狠压过的一块肉。

到了这个地步顾风反而明白了，这不是故意为了恶心她，而是——重组。

如她所想，那张血肉模糊的脸渐渐有了人样，只是几秒，竟恢复成了一张完好无损的男人的脸，看上去绝对要比顾无欢成熟一个段位，更比他不好对付多了。虽然看上去也有些小帅，但顾风丝毫没有感觉，不如说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对人脸有啥感觉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那血肉模糊的过程当做没发生过。

方才的愤怒被惊诧打散，她意外的注意到男人的眼睛是现在很少见的纯黑色。虽然中国人都有双黑眼睛，但更多的人搀着些褐色或者墨绿，而这男人的眼睛却黑的彻底，如果不是有着光亮，简直就让顾风以为是全职猎人里的伊尔迷了。

“我就说对你来说太刺激了。”

男人挥动了下双臂，这时顾风才发现，他的身形也有了些变化。身高增加的幅度并不明显，毕竟顾无欢的个子即使对成年人来说也可以算作是高的一部分，但变动更大的却是身体轮廓，他看上去不再单薄，却也不是过分的魁梧，就连顾风这种对异性没什么审美能力的小屁孩都能分辨出来，如果对评分规则按照SABC来走的话，这男人一定是S++的那种。

这么个看上去要比中二大个七八岁的男人此时身上还穿着校服，滑稽的要命。

但顾风可笑不出来。

“……你是哪里来的街头魔术师吗？“

“这可比魔术要高好几个段位。”男人毫不客气地自夸道，得到顾风献出的白眼一双，脸色也是一黑。“别装了，看你这样子就是平常在电视里看到魔术都得瞪大眼睛找漏洞，什么也找不到就彻底成为魔术师的狂热粉的感觉，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可是真正的神乎其技！你有什么道理不相信？”

“先不论你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顾风觉得自己一定是抽了风才认为这男人挺成熟，这种幼稚的显摆居然会从这么个纯爷们的嘴里出来，她觉得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让她不能接受了。不过该吐的槽还是得吐——“起码魔术师不会让我恶心。”

“你就感觉不到点什么深层的东西吗？”

“有话说有屁放你丫跟我扯什么阅读理解啊！”

骂是骂出来了，但顾风也不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以前如果有人告诉顾风，她绝对会认为对方是个神经错乱的死宅，但现在她觉得她的神经没错乱，所以结论也只有一个——这就是事实。

可是这明显就脱离了常理的轨道，真要说的话魔术绝对不足以形容男人身上刚才发生的变化，得用另外一个词才足以担待顾风方才震撼的心情。

这不简直就像……魔法一样吗？

不不不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魔法的，她确定绝对没有从父母老师或是同学口中得知过魔法的存在，可怜的那么一点了解也来自于ACG和看过的一两本异能主角的书，她的世界观中从来就不包括这种非科学的存在，她当然不能承认。

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她确实用眼睛确认过，那绝不会是假的。

所以——这个男人的目的就在于摧毁她的世界观吗？这又有什么意义！

“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用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不会再那么抵触了吧。如果想知道的详细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男人似乎是想拍拍顾风的脑袋，但被她怒目而视着就耸了耸肩，放弃了这个打算。他丝毫不尴尬的笑着，把顾风当做了个不太听话的孩子，又注意没露出过多的高姿态，以免激起顾风更多的反抗心理。

但未免有些晚了……

“顾无欢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你可以叫我颜倾。”

男人——颜倾刻意跳过了她的问题，反而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顾风一愣，旋即就要发怒，可直觉眼前一晃，颜倾的指尖已抵在了她的额头上，脸上笑着眼中却无甚笑意，一股凛人的寒气镇住了顾风，她甚至觉得自己就要被杀了。

“对自己多关心点吧，小朋友。你就不好奇吗？这伤可不轻，但为什么你现在还能这样生龙活虎？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更加慎重。”

——确实。顾风的刀幸而没有伤及动脉，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小伤，更何况她也没做什么应急处理，此刻大脑若没有眩晕简直就是奇怪了。可她偏偏就真的没什么感觉，这种矛盾甚至让她忽略了颜倾对她的称呼。

她怎么了……这世界怎么了？

顾风因思考而沉默。

“一，二，三——”

一大群大妈涌入战场！

七、日常琐碎

“呜哇……好夸张的黑眼圈，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

被嘲笑了的人斜眼看了看江流，毫不留情地吐槽他道：“说别人之前至少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吧，不，这对你太困难了？就算只看看你那张蠢脸也好，你是郊游之前睡不着觉的小鬼吗？”

“混蛋——！！”

顾风与江流两人下意识地顶起牛来，脑门撞着脑门的互相推搡着。顾风眼圈下有明显的青灰色不假，江流更是一脸菜色，活像是纵欲过了度。顾风是看在两人相识了十来年以及枚雪的面子上才没点出来，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立场太嚣张。

凭着身为发小的直觉，江流本能地猜到了顾风那略带微妙的眼神代表着什么，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可偏偏又没办法说什么。

天知道他真的冤枉——可上哪里纵欲去？！

没错，他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枚雪……我……”

就在江流将要说出那四个字之前，枚雪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简单的钢琴旋律，偏偏配上了雄伟的管风琴，轻灵与壮丽缠绵在一起，却氤氲出了异样的寥落。不过枚雪没等江流听完，就抱歉地笑了笑，迅速接起了电话。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江流总觉得枚雪的脸瞬间苍白了。那双方才还盼盼的美目此刻竟失了神采，连带着讲电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她只是用简单的音节应着声，态度却异常严肃——或者说是恭敬。

……是长辈来的电话？江流猜想。

“那个……真对不起，家里出了些事要我现在赶回去，所以——”

枚雪低下头，略长的刘海让江流看不清她的眼神，可只听声音也知道她是有些犹豫的，这样反而让这个二货有了罪恶感。

他除了慌乱地摆手，还能怎么样呢？

“不不不——有事的话就没办法了，要我送你回家吗？”

他口齿不清的话似乎让枚雪忍俊不禁，脸色也有了些好转。她将散乱的发别在耳后，站直了身子向江流看去，只是眉心仍是蹙着的。

“没事的，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今天，谢谢你陪我出来，我很能逛街吧？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的话，恐怕早就烦了。”她顿了顿，脸上浮现了微微的酡红，“还有……你今天想说的话，下次再说给我听好吗？”

江流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响了，好像听见了天使在他耳边唱“哈雷路亚”。她果然是懂他的心意的！沉浸在心意相通的幸福中，他嘿嘿地傻笑起来，将这个电话带来的烦闷扔到了九天之外，一个劲地向枚雪表示自己极度乐意的心情。

枚雪又和他道了别，才匆匆离去。

但是，就算是在极度兴奋之中，江流还是注意到了，她的背影略显仓皇。

“不是家里人出什么事就好了……”

少年皱起眉头，刻意忽视掉了那点不协调感。

“——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纵欲过度啊啊啊啊啊！！！！”

江流嗷嗷惨叫出声，混杂了遗憾与不甘的声音足以让所有听到的人菊花一紧，直感动的人内牛满面春暖花开。

“谁也没有说这种事情啊。”

顾风叹了口气，发自肺腑地为自己发小的智商祈祷着。

“疯子——大新闻啊！！”

课桌被拍的吱嘎作响，难听的噪音让顾风暂时把注意力从江流的智商上转移了，在她看清面前人的表情之时，向来淡定的脸上出现了可疑的抽搐。而那个满脸怪笑的罪魁祸首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她本能上的抗拒，相当没自觉的又向她靠近了几分。

“听我说！听我说啦！！”

“我知道我知道了……能不能拜托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啊……”

理所当然地忽视掉了顾风的话，这个一心沉溺在八卦中的健气少年双眼都在闪闪发光，平日里本就够大的眼瞪圆了以后活像是只猫——说实话还真挺吓人的。

“我们要有新的音乐老师了！！！！”

“诶？！！！！”

被大声宣布出来的消息成功地吸引了全班人马的注意力，就连刚才没有围观江顾二人斗鸡的淡定人士都忍不住抬头看向这个公认的“百晓生”。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班级太无聊，实在是时间点有些怪异。明明昨天才上过音乐课，今天却说要换新的音乐老师？现在明明是学期中间，再怎么说是人士调换也有点不靠谱的感觉。

“百晓生你是不是想炒作出位啊？”

“姑且先听你说说要换成个什么样的人吧。”

“嗷嗷嗷那种老处女终于要下岗了我们人生的春天又来了！！！”

——这当中当然也有保持清醒的人。

“……对一门一学期上的次数可以用手数出来的课你们的兴致为什么要那么高啊。”

完全没被气氛感染的顾风同学单手撑着脸小声嘟囔。

——少废话！

凛凛的目光先集中在顾风身上让她闭了嘴，又漂移到了百晓生的身上。

——敢玩弄老子们的兴致就做掉你！

目光如此这般说道。

“哦！大家安静下来听我说，好像是因为咱们的老处——咳，音乐老师被派到国外进修去了，于是学校就紧急招聘了一个替补，据说好像还是哪个音乐大学的高材生哪！”从某些方面来说很值得敬佩的百晓生也不卖关子，轻而易举的爆出了内幕，听他说的这么有理有据也由不得人不相信，于是同学们便三三两两的集结成小组讨论起来，就连学习最好的“常胜将军”都没能免俗。

顾风见没人再注意她，便耸了耸肩向窗外看去。

又是个阴天。层层叠叠的乌云放肆地遮住了太阳，连阳光都被捂得严严实实，明明才是上午十点，却昏沉的像是傍晚，让人完全提不起劲来。耳边全是八卦之声，她懒散地趴在桌上连手指都懒得动，目光却偏偏挪移到斜后方空出的桌椅上。顾风忽然感觉累得要命，低矮的云层似乎都要压下来，直到她窒息为止。

好想睡……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算是我也没打听到哦？”

百晓生不知何时脱离了战场中心，静静地站在顾风桌前，认真地盯着这个不知何故格外疲惫的同学，娃娃脸上露出几分意义不明的笑意来。

“顾无欢去哪里了呢？他以前可从来不缺课，而且还是他家里人来请的假——这可不像是他的风格吧。”

“……我不知道。”

顾风不去看他，只感觉到睡意在不断的拉扯着她的心神。左手手腕上有些灼痛，她暗暗龇了龇牙，心想如果这小子再故意挑衅就干脆揍他一顿狠的——她不是没这么干过，上一次好像是百晓生甩着尾巴来八卦顾风和江流关系的时候。

“也对，正因为世上还有未知存在，探寻才成为了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所有一切都被人了如指掌，活着也没什么乐趣了吧？”百晓生轻轻出声，毫无预兆的将食指指尖点在了顾风眉间，一双猫眼熠熠生光。

“疯子，我还对你挺有兴趣的，可别轻易让我搞懂啊。”

“神经病。”

毫不留情地吐着槽，顾风却并没有挥开这人的手。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以为顾无欢的事情被这小子发觉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这简直是个荒谬的预感。就连身处漩涡中心她都还没完全搞懂事态，这个长舌又中二的家伙又去哪里明白？

放弃了思考，她闭上双眼，在喧闹中安然睡去。

百晓生仰起头，对着天空微笑起来。

“哈喽？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了对吧？可别让我们觉得无聊啊！”

八、噩梦成真

“阿风——不要睡啦！我和你爸出去串门，早饭就在桌上，你起来后趁热吃吧！”

“……好……”

被从梦中惊醒的顾风同学睁开双眼，歪过头看了看表，果然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过每周两天的休息日睡个懒觉也没什么不好，尽管这样想着，也是没办法再入睡了。她爬起身来，只觉得全身酸疼的厉害，就像是被一群愤怒的大象踩踏过一样。

除此之外……一切都安宁的不像话。

今天是本周难得的大晴天，暖洋洋的光芒平等地倾洒在一切之上，几乎能闻到烤面包的好闻味道，还有似有似无的花香。她的眼珠转了转，注意到了不知何时被安置在角落里的一盆茉莉花，心底一下子柔软起来。

顾风活动活动筋骨，赤着脚走到花盆旁边，弯下腰，凑近了去看。几朵白花已经全然开放，之间还夹杂着待放的花苞，深绿色的厚实叶片包围着这些脆弱的美丽，在阳光下微微颤动着，仿佛微风在环抱着它们，跳一支优雅迷人的舞蹈。她伸出手想去触碰那花，却在抬起手时僵住了动作。

左手手腕上……有一圈黑红的灼痕。

“简直——像条蛇。”

这个孩子喃喃低语着，将手腕举在眼前，脸色逐渐阴沉下去。她应该庆幸天气并没有那么热，可以穿长袖外套掩饰过去，但还是需要小心对待，待在家里没准什么时候就会被发现吧，那样的话她也没什么好办法能搪塞过去，最好是找个什么东西戴上遮盖一下。

如果不是这伤……那天的事情简直就像是个梦。

她将手放在了脖颈之上，手指之下的皮肤光滑如幼童。

“怎么？终于打算接受现实了？”

略带笑意的声音在耳边炸开，顾风猛地回头，看见了个根本不该在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的罪魁祸首！最可恨的是他手里还拿着她昨天刚买回来的龙族——他娘的明明她自己还没有整理好心情看啊！！不——那还不是最重要的——

“你他妈的为什么在我家？！”

“女孩子不要这么说话嘛，怎么说我也是客人。”

不速之客——颜倾举了举手中的精装厚书，低头看向大惊之下直接跌坐在地上的顾风，笑出了洁白的牙齿。他向她伸出手去，那是只骨节分明的手，只不过手上有着肉眼可见的茧子，但这男人看上去可不像是什么体力工作者。

“总之你先站起来吧——”

“不请自来的才不是客人！快给我滚出去！我父母随时都可能回来拜托你有点自觉好不好？！”顾风一气之下狠狠拍开了颜倾的手，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总之你有话说有屁放然后快滚！我是跟你做了交易，但我并不记得这里面包括你可以随便出入我家，而且——你他妈是怎么进来的！！！”

颜倾并不在意地耸了耸肩，直接抓住了顾风的手腕，把她拽了起来。这之后他并没有放手，反而是仔细地看着她的伤疤，完全罔顾了她的挣扎。女孩子在这个年龄的皮肤不是太好看，但也是细腻的，在上面凭空多出了一道像蛇一样的伤疤，此时就格外打眼。颜倾挑起眉来，为此感到了少许罪恶感。

“放开！”

“总觉得你的性格活泼了不少呢，是因为得知那孩子没关系的缘故？”倒是很听话的放开了手，颜倾重新捧起了手中的书，认真地翻看着，虽然他比顾风大上不少，但二十多岁的人爱看个小说也不奇怪。“不过这样也挺好，不会针锋相对的小鬼还是挺讨人喜欢的，顺便说一句你品味不错哦？这书我也在追……”

“够了！”顾风咬紧牙关，眼中要冒出火来！“如果是为了交易而来，就快说正题！否则的话——请你离开！”

“哦……？”

颜倾合上书，轻轻将它放在了原位。脸上虽然在笑，但笑意却并没到达他的眼底。

“这么说的话，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交换些什么了。”

顾风站在原地，突然安静下来。她不自觉地摆弄起自己的手指，似乎在试图逃避这个话题。但颜倾并没有任何的表示，他只是直面着她，不再给她半点空间。他这次来目的并不只是商量，顾风很容易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必须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这种压抑而凝重的气氛让顾风有些喘不过气来，不过她明白自己的立场，也不容许自己有丝毫动摇，毕竟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一定要负起责任。顾风思量着，目光也不再躲避颜倾的视线，原本带些阴霾的瞳孔，随着心思的坚定也渐渐恢复了清澈。杀伐果断一直是她的信条，从小一直和江流那样优柔寡断的小屁孩一起长大，也更加磨练了她的意志力。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已经决定。她在心中为自己鼓气。

“我可以付出，”顾风再次开口时，声音有些干涩，却出人意料的沉稳，就像她那双深黑色的瞳孔一样。“但前提是，我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你想要什么？”

颜倾冷静地再次提问，他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

“顾无欢的安全……”

在颜倾锐利的视线下，顾风的声音竟哑了，她突然发觉这其实简直是个荒谬的圈套，而她即使明白也必须痛快地跳进去。当然，作为下套者对面的男人一定明白她的话中到底有多少真心，所以当她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时，便不能抛下不管。

她真的……只是为了顾无欢就可以赌上一把吗？更何况她并不太清楚自己将要付出的是什么。

未知永远是最恐怖的。

“无论你想要什么，都与我并无干系。”

颜倾看着闭口不言的孩子笑的疏离又傲慢，但其实他心中更多的还是好笑。这样小的孩子，连自我意识都不甚清晰，却鲁莽的敢于与他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士交换条件，除了无谋他也再想不出别的什么形容词了。而比这更可笑的是，在考虑这种事情的人，正是他这个狡猾的“加害者”。

他十分理解顾风的犹豫。第一次谈判时她用刀划伤自己，那确实出乎了他的意料，但出于顾风对情势准确的判断，她没有得到最糟糕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伤害需要的只是一时血气上涌，更何况顾风伤害的还是她自己。此时此刻她要做出的抉择，是需要她的理智来为她判断，再加上勇气来克服，才能够在他面前不落下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并不简单。

颜倾在顾风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地狱。

“我只在乎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会失去的东西已经确定，但你想要从这个交易中得到的还是要靠你自己。而我并没有义务在这些方面帮助你。”

这他娘的算个狗屁的公平交易！

顾风在心里骂娘，却也知道理应如此。主导权并不在她手中，她必须付出，哪怕得到的代价并不对等。

“你不用再说这些了，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她低下头去，双拳握的死紧。

“很好。”

颜倾满意地笑，拍了拍这孩子的发顶，从高楼的窗口望向湛蓝的天空。

“只需暂且等待时机。”

九、风暴前夕

又是个骄阳似火的正午，虽然几天前刚刚立秋，空气中的热度还是不减半分，直热的人恨不得一天到晚泡在水里，长成莲花下的浮萍才是极好的。

要说这种日子里最苦情的自然还是补课的学生，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明白教室的标准散热配置：摇摇晃晃的吊扇，开的敞亮的窗户，扇起来的书，公布的考试成绩。这绝非耸人听闻，起码趴在课桌上装死的江流就会发自肺腑的为此言作证。

在这热死人的天气，江流自然是选择留校。即使是在食堂凑合吃顿饭，然后回教室一直熬到下午上课，也比要他顶着太阳骑车回家有吸引力的多。当然，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江流身边连饭都懒得买随便拿了两袋干脆面果腹的顾风。要说这人也是懒人中的极品了，明明商店和食堂就隔了不到五十米，她也不想排队去买饭，着实让江流鄙——啊不，佩服。

但是……最近顾风中午好像都不太回家了，这让江流稍微有些疑惑。要知道顾风虽然看上去洒脱，内心里却是个极度恋家的人，以前甚至还干过没有雨衣顶着夏天的暴雨骑车回家的蠢事，结果当然是被顾爸顾妈狠骂了一通：咋就不知道变通点打个车呢？

一切脑内活动都抵挡不住睡意的袭击，江流闭起眼来，准备愉快的找周公姐姐约会。

然而——

“他年若隔世，你偶遇我埋骨之地，独饮——”

顾风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双腿交叠着压上桌子，茫茫然似乎也要去会一会睡神。然而懒散之中却略带寥落的风流声线，却从顾风衣袖中隐隐传出。大热的天气，她居然还一身长袖校服，简直让人怀疑她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她这个习惯一向值得吐槽，手机不说妥当地放在兜里，偏偏喜欢攥在袖子里。这时候被自己的手机铃声惊得一个激灵，身子便向后一仰，椅子腿就抬起了两只，差点失了重心摔倒在地，只因她反应及时才算避过一劫。

定下心神，顾风也算彻底清醒了，拿出手机一看，眉头便紧蹙起来。

江流心下好奇，平日里顾风的交际范围也就止于同学之间，大中午突然有人给她发了短信，还把她惹得明显恼怒了，这里面肯定有点问题。他好奇也不憋着，凭他和顾风的关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谁啊？这个点给你发短信，不会是催债吧？”

半开玩笑地，他等着顾风给他答案。

哪知，专注于短信的顾风并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直到江流不耐烦了将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才瞥了他一眼，面上没啥表情，可江流却感觉她是想撒个谎搪塞过去。这种感觉让他有点不高兴，可他也知道现在发脾气毫无道理。

“……让你说中了，还真是催债的。”

顾风沉默片刻才喃喃说道，她叹了口气，将手机反扣在桌上。

“你到底怎么了？”

江流也顾不上自己了，顾风若是有事情他肯定得帮一把，不过她说是催债……她手头有紧张到需要借钱的地步吗？

“没什么大事。有个……亲戚说要来看我，明天说不准要请假了。”

“——你刚不还说什么催债吗？”

顾风歪头看了江流一眼，他就心塞了。人类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能把那种“你居然真的相信了好骗的让我有点愧疚”的情绪充分表达出来的？！他不就是关心则乱了吗！以为她被欺负了的自己简直是个白痴！顾风这种生物一看就只有欺负别人没有别人欺负她的样子啊！

“安啦，别担心我，还是想想你跟你女神大人的事情吧。”

“谁担心你了！还还有什么女……女神大人的！！”

“是，是。快到点了我要抓紧时间再眯一觉，你就不用再表演结巴啦。”

“谁在表演啊？！！”

顾风摆摆手一头栽在了桌子上，不一会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似乎是睡熟了。江流的眼神停留在反扣在桌面的手机上，现在它安静下来了，可好像随时都会再响起铃声似的，但它一直没有。江流并没有意识到，他心里好像正期待着它再次响起。

他只是突然想到，顾风并没有回复那条短信。按理说亲戚来访怎么也应该表示下欢迎，只对外人的话她的礼貌还是很周到的。这让江流不由自主的联想起枚雪那天接到电话后奇怪的反应——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现在，顾风睡着了，他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她的手机。她没有设置密码，江流可以轻易读取那条短信。这样想着，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要接触到那冰冷的物件了。他心底有些挣扎，顾风完全信任他，他实在不想做这种事情。

最终，他还是收回了手。可就在他准备忘掉这一切的时候，却听见顾风用微哑的声音低低地嘟囔出来一个熟悉的人名。

“……”

江流不可置信地盯着她，她也只是将紧蹙的眉头慢慢松开，表情也安宁了些。

虽然他不愿意这么想……

顾无欢的无故请假数日，该不会与顾风有关吧。

同时，他也为撞破了一向淡定的发小的秘密而略感尴尬——在睡梦中还念着的名字，在心上一定占据了很大的位置吧。这种认知让他有些不爽，他看顾无欢一向不爽，这可不是秘密。就算顾风没跟他提起过这件事，她也一定知道。

怎么偏偏就是顾无欢呢。

炎热的正午，江流的整顿下心绪，又回想起了那三个人还铁的要命的日子。

他开始心疼顾风，这个一直像家人一样支持着他的朋友。

“中午完全没睡过瘾啊……百晓生，下午都啥课？”

顾风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整个人像没了骨头一样瘫在座位上，照着前桌的百晓生的椅子就是一脚。百晓生也不跟她计较，哼着歌就查起了课表，他这种极其爱为人解惑的个性碰上了平日里懒得没个人样的顾风，简直就是瞌睡碰着枕头。

“我瞧瞧——”

知道顾风就是想问有没有能补觉的课，百晓生扭过头来冲她笑的灿烂，一开始顾风还没什么知觉，后来就觉得鸡皮疙瘩一层一层地往下掉。

“笑个鬼啊你！”

“没有鬼啦，这是恭喜的表情，下午有音乐课，你可以放心补觉了。”

顾风闻言大喜，可一会脸又沉了下来，再看百晓生的眼神就有点可怕，简直像要把他生吞活剥。娃娃脸小男孩笑着笑着就觉得周身有点冷，他看向顾风，注意到她那双细长的眼中似乎有什么在狂暴的肆虐，可仔细看去又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异常的，且是他所不知的。百晓生心中漾起莫名的欢欣。

“今天，不是该那个新老师上课吗？”

顾风倒在桌子上，额头与桌面撞击发出一声闷响，十指成爪狠狠挠在课桌上，留下数条白色的浅印。路过她的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抛给百晓生一个“你牛掰”的眼神，就匆忙离开，生怕扫到台风尾，殃及池鱼就不好了。

“第一天上课总要给他点面子，不然告到老板那里就不好了。”

“我都忘了你还有这么个奇怪的理论了，那就加油吧！”

“……少说废话。”

说是这么说了，不过安静下来的顾风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她将这归结为中午意外收到的短信。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搞到她的手机号的，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她的关注点还是在那短信内容。

“明天，我去接你。”

没有具体时间地点，更遑论行动目的。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反正总会有这么一天，顾风的心情倒也没有多复杂。自从订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她就有了觉悟。只不过事情真要发生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动摇。可是，幸好那人办事情干净利落，这样应该不会有太多麻烦事发生。

顾风如是自我安慰道。

当顾风望着站在音乐教室里一身西装的男人，还是黑了脸。

——收回前言。

——我还是觉得，这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十、颜倾老师

“这位同学，现在已经上课了，请你赶快回到座位好吗？”

顾风盯着那张理所当然的脸，只觉得感受到了世界对她深深的恶意——她知道经常在音乐课上补眠是很对不起音乐老师的，不过老天也不用这么惩罚她吧？！

“你是……新来的老师？”

天知道她的声音都在颤，但这绝不是因为恐惧。

“没错，我正要自我介绍，所以请你去找你的组员吧。”

和顾风同样迟到的软妹子看着顾风呆愣愣的样子，连忙拉起她走向教室后排，还向这位新来的音乐老师献上了表达诚挚歉意的眼神，见得这人并没有生气的意思，才松了口气，和顾风一起坐回了小组的座位上。

顾风还在发呆，可这回的眼神就有点吓人，死盯着那个老师，像看个仇人似的。

“怎么？你认识这老师？”

百晓生尝试性地推测着，组里其他的人立马注意了顾风的异常，被极大的勾起了好奇心。毕竟这个可以算作帅哥的空降男老师要比之前的老处女顺眼的多，而八卦之心人人皆有，更何况是关于顾风这种一向没有新闻性的人物。

“……第一次见，根本不认识。”

此言一出众人虽知道可能不属实，但也没办法从顾风的嘴里再挖出什么情况了，只能互相看看发挥脑补精神。江流垂下了头，作为顾风的发小，他更是确切的知道顾风没说实话，可也实在想象不出来她是怎么认识这样的人物的——也许是亲戚？他自己都觉得这想法有点可笑。

台下暗流涌动，台上这新老师却真的一本正经的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叫颜倾，颜色的颜，倾城的倾。”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工整的粉笔字，眯起眼来看了看这个兴奋的班级，最后目光停留在角落里靠着窗户用眼瞪着自己的顾风身上，几不可见地勾了勾嘴角，落在顾风眼中就是十足的挑衅意味。“你们的姚老师出国进修的这段时间，音乐课就由我来负责。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这番话说的完全没有新意，然而颜倾的形象给他加了不少的分。他一身西装革履还打了个领带，成熟男人的风范哪里是这帮中二小朋友抵挡得住的？纷纷决定在颜老师的领导之下勇往直前一万年，顺便祈祷一下老处女不再回来。

顾风冲这个凌乱的世界翻着白眼。

“嗯，在上课之前还有一件事，你们有没有音乐课代表？”

颜倾的目光从顾风身上移开，拿起了放在讲桌上的花名册随意地翻看着。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便微笑开来，原本冷飕飕的面孔这时候却显出些暖意来，只不过这班直觉灵敏的捣蛋鬼看了，齐齐打了个寒颤。

开什么玩笑？！本以为来了个优雅绅士，最后是个腹黑鬼畜就反转剧了！

“我的教学方式还是和你们以前的老师不一样的，任务可能要重一些，所以我需要一个助手，既然你们没有安排，那我就指定一个吧——”

顾风感到恶寒，全身一抖，拼命想把自己隐藏在百晓生的身形之后。

可颜倾哪能如她的愿？

“顾风，是哪一位？”

同情与幸灾乐祸参半的视线投在顾风身上，她再厚脸皮也没法继续磨蹭下去，只得站起身来，冲颜倾龇了龇牙，有些僵硬地开口道：“……是我。”

“哦，原来就是你啊，你们班主任跟我提起过你，说你很有能力，那我就把课代表的工作交给你了。”颜倾看着顾风不情不愿的样子挑了挑眉，眼神有些促狭，“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不过——当了我的助手之后，就不能迟到了哦？”

顾风的脸抽搐着，表情狰狞到像是要吃人，可还是强撑着应下来。

“……知道了，颜……老师。”

“好，坐下吧，下课后记得过来找我，我会把具体工作交代给你的。”颜倾凤眼一眯，翻开了音乐课本。“现在，谁来告诉我你们上节课讲到哪里了？”

“我说……这真的是音乐课吗？怎么想有点不对吧——”

江流表演起了趴在桌子上撒泼打滚卖萌的技能，直觉得精神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他同桌的枚雪难得的没了笑脸，有些敬畏地望着新老师的脸，第一次觉得音乐课也是如此艰难的挑战。

如果颜倾是完全照本宣科的类型倒是还好，偏偏他在读了一段教科书之后，即兴发挥地从中国古代的编钟一直讲到了西洋交响乐，还过分地在课堂上随机提问，可怜这帮孩子们体验了一把在音乐课上奋笔疾书记录的痛苦，还要忍受答不上问题时颜倾那种很不理解的目光——好像“宫商角徵羽”是常识一样！

“这样的音乐课是有点恐怖……”

枚雪扯了扯嘴角，又回过头去看着潦草记下的笔记，心里不知作何感想。以前的音乐课不是放点音乐就是学唱课本上的乐曲，这次直接改成了理论课，怎么都有点新不如旧的感觉。可颜倾实在比老处女优秀太多，引经据典之余还能哼唱举例，素养之高无愧于音乐学院高材生之名，让人无法心生厌恶。

“不过，咱们也就不要抱怨啦，别忘了顾风还要给他当课代表——”

话音未落，两人就看见顾风视死如归地跟着颜倾走出了音乐教室的门，一张脸上写满了生不如死，与她对视的人都被她深重的怨念逼得躲开了去。

“呃……人生还是美好的。”

“就是说啊……”

顾风跟着颜倾一路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看着这男人优哉游哉地打水沏茶，一再告诫自己要沉住气，千万不要心浮气躁地拍了他的办公桌——事实上她更想做的是掀了那张桌子，拍上那张该死的平静的脸！

“我倒是不介意，不过门口随时都会有人路过，被看到的话你也不好解释吧。”

颜倾将玻璃杯放在顾风面前，笑的很是愉悦。

“读心……这也是你的魔术吗？”

“只是这种程度的话看脸我就知道了。”

顾风额头青筋暴起，又强压下愤怒。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时候暴走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比起生气，她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出现在这里，还成为了她的音乐老师。

从双方达成共识之后她就明白，颜倾会带来的绝对不是什么好运，而是无穷无尽的麻烦与要人命的噩梦。顾风自己是迫不得已与他做了交易，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她能容忍自己身边的人因此有任何闪失。

“你也不需要这么害怕，我在这里只是因为这会让接下来的事情更方便些，并非要加害那些普通人。”

像是明白顾风在顾虑着什么，颜倾抿了口清茶，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后，细细打量着倔强的女孩。

说实在的，他并不赞同顾风的处事方法，尤其是在她作为他的合作者的情况下。他一直希望将要找到的，是像他故去的挚友一样单纯明快的人，可以在这个行将就木的世界中不假思索的选择自己道路的强者。然而阴错阳差，被选择的却是这么个中二病晚期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之间不是一点半点的心理落差。

虽然她有超乎年龄的冷静，但总归还是个孩子。

“我没有害怕！”

顾风炸了毛似的大吼，随即发现这种表现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得在颜倾了然的眼神下闭了嘴，心里却变着花样地骂着这个阴险的男人。

“那就好，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吧。”

颜倾的声音冷了下来，顾风听了几乎打了个寒颤，可还是勉强定下心神来直视他的眼睛。

“……当然。”

顾风只觉有只无形的手她一个晃神间扼住了她的咽喉，慢慢收紧之时连吸入的空气都显得稀薄，她勉强挤出两个字回答颜倾，心跳却快得不受控制了，脑海里又回想起那个黄昏她得知的“真相”。

他认真地告诉她：

“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

“这是只有你才能办到的事情，顾风，阻止它。”

十一、

很久以后顾风不止一遍地询问自己的内心，到底为什么在那时会一口答应下颜倾的条件，并且真的准备着以最直接的方式牺牲自己拯救世界。

最后她终于想明白了，或许是因为她的自私和软弱吧。这其实并不矛盾，深爱的人如果阴阳两隔，自然是被留下的人更加痛苦，因为失去的彷徨和被抛弃的痛苦足以将人击垮。顾风自认不够坚强，所以如果要选择，她宁可世界为她的离去而悲痛，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上的失去。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可是当顾风要从家里推门出来的时候，还并没有想明白这一点。

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心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时候退缩，一切还可以挽回；可如果她真的踏出了这一步，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天还没有大亮，顾风却只开了门灯。昏黄的灯光将她的影子甩在身后，拉长了扔在米色的沙发上，随着她扭头去看的动作，那影子动了动，主人似的像在挽留，也像在送客。

她忽然很想对父母说点什么，哪怕只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早餐也可以。江流总是笑她恋家，可是恋家又有什么不好？只有这里才是她的归宿，这是她所有勇气与力量的来源。

但她总要学着长大。

就从做一件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开始吧。

“……对不起。”

顾风嗫嚅道，难得的软弱后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会尽早回来。”

语毕，她再不迟疑，推门而出。眼前出现的，是看似等待已久的男人。

“你来了？”

他勾着狐狸般的笑。

“你还怕我会反悔？”

顾风一边跟着颜倾的步伐，一边问着。颜倾的态度太自然，见她出来之后就示意她跟上自己，什么都不曾说明讲解。虽然顾风明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使说出来她也无法理解，可这样没头没脑的也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心里不太舒服。

“别这么大脾气嘛，我只是来引路的。”

颜倾毫不介意顾风恶劣的语气，很是痛快的回答了她的问题。

“去那个——拿到能帮那家伙的东西的地方吗……”

“准确来说，能不能救他，都要看你自己。”

顾风的脚步顿了顿，这其实是她预料中的答案，但真的听到了还是有些令人丧气。

夏秋交际，虽然暑气还没有散尽，但凌晨的风已经染上丝缕寒意，细密的棉线般覆上顾风裸露在外的皮肤。她今天破天荒地放弃了长袖外套，只简单地穿了短袖上衣。

蛇形的灼痕盘绕在腕上，渗着疼痛。

“运气好的话，你今天就可以摆脱它了。”

颜倾似是注意到她盯着伤疤的视线，随意地笑了笑，脚步不停。

“虽然藏起来很麻烦，不过比起去掉这该死的玩意，我有更想做的事。”

沉默骤然降临。

虽然颜倾仍是在笑，不过顾风直觉感受到他的笑有些让人畏惧，这让她不自觉地反省起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然而她并没有找到。她已经在努力听从他的指令，就算有些抱怨，也应该是在许可范围之内的，她实在是想不出到底是哪里惹到这男人了。

也许就是单纯的更年期呢。顾风暗暗吐槽。

不过——她暗地里打量着颜倾，只觉得涌上了一股想苦笑的情绪。她一直都知道他有点古怪，可还是被他的装备震了一震。在他裸露出来的双手小臂上，紧密地缠绕着白色的绷带，这绷带甚至一直延伸到了他的手掌上，只有十指幸免于难。绷带的末端并没有缠好，而是从手腕处垂下，随着他走路的节奏晃来晃去，简直像个被粗劣的做工气活了的木乃伊。

看他自己好像没什么自觉，顾风暗自庆幸现在还是凌晨，如果是白天的话绝对会被当成行为艺术围观的。不过——总还是有些意义的吧。她如此思量着。

“我们就这么走着去吗？”

“不然呢？”

顾风哽了一下。说实在的，见过颜倾“变脸”之后，她是有点期待他能再表现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到的技能。然而颜倾反问她的语气太过自然，让她平白生出一种自己在无理取闹的感觉来。

“……当我没说。”

颜倾瞥了她一眼，心下有些好笑。不是不明白这孩子的心思，可是对于他这种非常人的异类来说，也是存在着特殊的规则的。这些东西解释起来太麻烦，而且既然顾风还没有真正踏进他们的世界，也并没有给她解释的必要。

“目的地就是旧城区，走快点，要赶在天亮之前到。”

旧城区。顾风听话地加快了脚步，心里却打起了算盘。